

鄧陽文苑



百
推
陳
齊
波
新

冷冰


紫
壯
威
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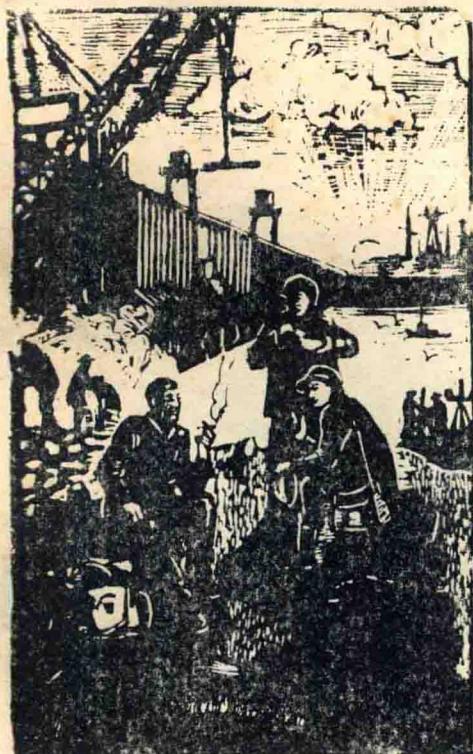
綦


延
府
講
詣
精
神
永
於
先
達

武當遠矣索
鄖陽肩文艺

壬戌年綦


冷冰

一 日 之 计

如梦令

(绿化丹江)

· 夏 克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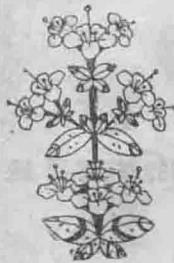
绿化、美化、香化，
春在丹江安家。
四季花果鲜，
宏图美景如画。
如画如画，
银线彩虹飞架。



绿 化 丹 江

(木刻) 杨士高

郧阳春秋



郧阳春秋

目 录

1982年第2期

智取碉堡（回忆录）	陈玉文	1
强攻朱堡庄（回忆录）	公兴厚	5
回忆我的弟弟雷天明（回忆录）	雷盈杰	8

说·演·唱

抢木匠（小戏）	江 山	10
杜老么卖药（小戏）	陈其伟 林茂盛	24
在贺老总身边养伤（广播剧）	杨志华	81
猴子下山（快板）	心 鸣	19
斗 气 （快板）	董 莱	22
夸嫂子 （歌曲）	彭光明词 袁永平曲	104
来到武当抬头看（民歌）	朱延华 唱 李征康等记	101
幸福全凭费辛勤（民歌）	陈定怀唱 杨友贵记	103
咱们从小有礼貌	刘凤词 李群曲	100
红太阳照山河	潘振声词曲	101

阅读与欣赏

武当中山（续）	岳 喊	47
张吉先赴宴（小说）	刘书平	42
神 兵 （故事）	李 山	35
春暖长街 （诗）	纪道贵	63
电视塔的红灯（诗）	鲍 励	64
武当山抒怀（诗）	区黎明	90
刨 花 赞（诗）	单学钟	41
峡谷水文站（诗）	山 中	21

文艺评论

评清官戏	岑家兴	65
音乐欣赏漫谈	柳林	97
戏剧与武功		
浅谈“单刀枪”的运用和要求	蔡成章	72

1982年 第2期

郧阳奇观

不受虚荣亦自尊(散文)	周作奎	87
徐霞客畅游武当(散文)	袁绍北	89
仙关遗迹(散文)	李俊	90
《辞海》对武当山注解值得商榷(散文)	常评	91

创作与生活

且说观察	罗维扬	76
碧野回娘家	常怀堂	84
想起了赵树理同志	杜兴葆	86

丹江新貌

漫话丹江今昔(散文)	魏杰	92
党委书记(特写)	高尚巾	94
绿化丹江(诗)	夏克	封三
丹江新姿(摄影)	谢志林	封底
丹江之春(木刻)	杨士高	封三
一日之计(木刻)	杨士高	封三
封二书法	冷冰	封二
	綦连安	
封面设计	赵洪	
插图	赵洪 张萍 阎华水 陈天裁	
责任编辑、校对	陈其伟	





陈玉文

一九三七年，芦沟桥“七七事变”以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不抵抗主义，致使日本帝国主义长驱直入，不到几个月的时间，侵占了我国大半壁河山。鬼子所到之处，实行残酷的三光政策，杀人放火，无恶不作。千百万骨肉同胞，有的沦于敌人的皮鞭、屠刀之下，有的倒在血泊之中……把四亿五千万中国人民带进了痛苦的深渊！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全中国人民和一切爱国的民主力量，高举民族战争的旗帜，点燃了抗日救国的熊熊烈火。我就是在这如火如荼的革命战争年代，抱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热情，投奔革命，加入八

路军，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我的家住在河北省曲阳县。这里是抗日根据地之一。同时也是抗日的主要战场之一。因而斗争形势很残酷、复杂。不仅要同日本帝国主义、汉奸卖国贼汪精卫的治安军这些正面的敌人作战，同时，还要对付名义上联合抗日，实际上对付共产党的国民党反动派张荫梧、朱怀冰、庞炳勋、石友三的杂牌军和别动队。日本人在每个村庄、城镇，每隔三、四里，四、五里都筑了碉堡，天天扫荡、抢东西。由于当时整个战争形势处于敌强我弱，我军的处境非常困难。白天不便行动，住在人民群众家中或躲在山洞里，河沟里，青纱帐里。战斗主要靠夜间进行。出发前，先要探路。所谓探路，就是打着手电，先看一看路上有无敌人的脚印。因为敌人穿的是皮鞋，胶鞋，踩在地下有花纹。同时，还要通过看脚印辨别敌人的活动方向。敌人也经常研究我们的活动规律，有好几次，我们的同志就差一点被敌人抓了去，我本人就有十多次从虎口脱险。夜晚进村活动时，经常会遇到敌人，有的同志因此而流血牺牲。有时怕拼不过敌人，就只好躲在群众柴禾堆里、麦草垛里和地道里。因为住在山洞里，歇在青纱帐里，夏天被蚊虫咬得无法睡觉，冬天，冻得直打哆嗦；夜晚倘若不能返回时，就临时借群众的被子，盖一盖，由于群众成天逃避敌人，被子一盖几年不洗，盖在身上又湿又腻，虱子满身乱咬；由于敌人经常扫荡，连老百姓都没有吃的，那里还有多少粮食供给我们？平时只能吃到一点黑豆和稀饭，形势紧张的时候，还得经常饿肚子，挖野菜充饥。

经过几年的苦战，形势有了好转。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但敌人在行将灭亡以前，要进行疯狂地挣扎，为了尽快尽多地消灭敌人，战斗比以前反而更加紧张、频繁。敌人天天扫荡，我们天天反扫荡，几乎每天都有战斗，都有牺牲。由于环境复杂，敌人封锁，区委不能设固定的办公地点，人走到哪里，办公地点就在哪里。为了安全，减少牺牲，除召开重要的会议外，区委的同志都是

分片活动，晚上不允许有两个人同时在一起休息。

一九四四年秋季的一天，曲阳县委书记、县大队政委葛士英同志把我找去，叫我带领区中队和民兵，把曲阳县城通往定县公路沿线上的敌人的四个碉堡拿下来。我一接到指示，连夜往回赶，进行战斗布置。为了躲过敌人的封锁线，我趟过齐腰深的河沟，钻入青纱帐，凭着灰暗的星星作路标，高一脚，低一脚地向前行走。正在摸索前进的时刻，一伙人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我以为遇到了敌人，吓了一跳！正准备避开，却传来了婴儿的啼哭声，我冷静分析了一下，既然是敌人，为什么会有婴儿啼哭呢？我趴在地上观察了一下，原来是一群逃难的老百姓，夜晚迷了路，闯进青纱帐里。我赶回区里，已经是下半夜了。当即把区委的同志找到一起，召开紧急会议，传达县委的指示，分析敌情，研究具体的作战计划。

从曲阳城通往定县公路沿线，是敌人盘踞的重点，碉堡设置比别处密，武器比一般的好，人数也比一般的多。每个碉堡里，多则五十多人，少则也有三、四十人。敌我力量对比，敌人占优势。为了减少伤亡，以少胜多，只能智取，不能硬打。为了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决定首先拿下距曲阳县城七华里的七里庄的第一个碉堡。会后，立即把部队开到碉堡周围的青纱帐里埋伏起来。部队开进青纱帐以后，白天不能冒烟，只能啃干黑豆饼，喝冷水。河北秋天的夜晚，尤其是青纱帐中秋天的夜晚，凉风一吹，浑身打颤。为了消灭敌人，同志们都没有怨言。就这样一直埋伏了六、七天，等待时机，智而取之。第七天的晚上，我们八路军的一个团从七里庄这个碉堡跟前开了去。因这支部队有重大战略任务，就没有开枪打他们。但为了夺取时间，减少磨擦，只是喊喊话，吓唬了他一下。我们的大部队喊道：“我们开来

了几个团的兵力，你们要是开枪，马上消灭你们！……”敌人听了非常害怕，躲在碉堡里不敢出来。我们将计就计，来一个“疑兵之计”，马上把部队开到碉堡跟前，向敌人喊话，搞政治攻势。当时，我年轻，嗓门高，由我亲自喊话。我提高嗓门喊道：“日本鬼子快完蛋了，你们快投降吧！我们的大部队已经开过来了，要是顽抗到底，就只有死路一条，八路军优待俘虏，缴枪不杀……”我正在喊话的当口，联络员来了。这联络员名义上是为敌人捎信、送吃的，实际上是我们的党员同志，我们让他进去，叫敌人派人下来谈判。联络员进到碉堡里，对敌人说“八路军的陈营长来了，他还带了一个营的军队。要你们立即投降，如果顽固到底，他就要开枪了，就是不打死你们，也要把你们困死、饿死在碉堡里！”联络员说的陈营长指的就是我，因为我当时是区中队政委，经常带领军队把他们打得焦头烂额，所以，一听到陈营长的名字，那一带的敌人都惧怕三分！加之又说我带来了一个营的兵力，他们就更害怕了。于是，敌人同意和我们谈判。谈判的地点，确定就在碉堡的跟前。这碉堡周围挖有几米宽、几米深的水沟。沟的外沿上围着一人多高的铁丝网，进出口处架着一块吊桥，吊桥如果不放下来，人就无法出进。谈判时，敌人不放吊桥，我们的人只能站在吊桥的外边，他们的人站在桥的里边。敌人的用意很明白，就是让我们的人打不住他，他打我们很容易。问题很清楚，谈判一旦不成功，就别想回来。但为了消灭敌人，只好冒险前去。于是，由我和县武委主任陈玉禄，区中队长杜假全同志去执行谈判任务。去到吊桥跟前，迎接我们的是从炮楼的射口里对准我们的枪管。我们去后，从精神上来一个先发制人，杜假全同志高声喊道：“我们陈营长亲自来了，要谈判就赶快下来，下来晚了我们陈营长就要开枪

的！”喊声落地，伪军小队长带两个人从碉堡里出来了。根据分析，当伪军的一般都是被鬼子拉去的穷人。于是，我首先对他们说：“你们都是中国人，为什么要替鬼子当炮灰？日本人都快完蛋了，为什么不给自己留一条后路？”我的这些话，起到了挖心作用，伪军有了谈判的诚意，当即向我们提出了投降的三个条件：第一，他们自己的东西归自己所有，不予没收。第二，不要杀害他们。第三，给路费回家。这些条件我们都全部答应了。为了提防敌人耍花招，我们要敌人把枪栓下掉，捆成捆，交给我们。敌人同意了，将吊桥放下来，先把枪栓交了出来。敌人投降了。这个碉堡没费一枪一弹，俘虏伪军四十多人，缴获机枪、步枪四十余支，手榴弹十几箱。把俘虏交给了县委敌工部处理。

智取七里庄碉堡以后，盘踞在通往定县公路沿线的几个碉堡里的敌人心里惶惶不安，害怕极了。我们趁敌人惊恐、慌乱之中，趁着敌人没有摸着我们的底以前，又紧接着向田家庄、高门屯、塔头村三个碉堡发起进攻。作战方针仍采取武攻与智取相结合，以武力保护智取。

一天夜里，秋风潇潇，细雨蒙蒙。天黑得象一口锅，伸手不见五指，只有那炮楼上的灯火在夜幕中闪着微弱的光。这样的天气，对于打鬼子摸炮楼来说是再好不过了。我们趁此时机把部队开去，将那三个碉堡给包围起来。军队埋伏好以后，我们就采取智取七里庄碉堡的方法，先搞政治攻势，打挖心战。敌人虽然害怕，但很狡猾，决不会轻易投降。这几个碉堡的间隔距离很近，相隔只几华里，能互相遥望，我们再三叫他们投降，他们互相观望，说“别的碉堡投降了，我们再投降。”每个碉堡里的敌人都这样说。逼得我们只好另想别的办法。区委和区中队的几个领导同志开了一个紧急碰头会

议，决定采取疑兵之计，以假乱真，迷惑敌人。一方面，继续向敌人喊话，搞政治攻势；另一方面，把一部分部队撤到距碉堡几华里的地方，堆上一堆柴草，把它点着，再扔上几颗手榴弹，打几梭子弹，造成一个轰炸碉堡的假象。柴草点着以后，包围碉堡的我军趁机向敌人喊话，说：“别的碉堡都投降了，你们为什么还不投降？再拖延时间，刚才炸的那个炮楼就是你们的下场！”敌人信以为真，一个个吓得屁尿尿流，惊魂丧胆。田家庄和高门屯两个碉堡里的敌人马上投降。俘虏 100 余人，缴获机枪、步枪 100 余支。

盘踞在塔头村碉堡里的伪军小队长最坏，也最狡猾，无论我们采取怎样的政治攻势，他就是死不投降。为了智取，这一套办法不行，就赶快另换一种办法。决定利用联络员，进行策反。

塔头村的联络员是我们的村支部委员，对党忠诚，人也很机智勇敢。因为他的头总是向一边偏着，人们就叫他歪脖子。我们叫他带着宣传品到炮楼里边，一方面摸情况，同时，在那些穷苦人出身的伪士兵中进行瓦解工作。他经过一番努力，终于在四十多名伪军中，分化出了两个人。这两个人说，只要我们给足路费保证他俩安全回家，就一定作内应，帮我们打碉堡。歪脖子当即答应了他们的条件。随之，商定了攻打的方法。确定在第二天中午开饭的时候，由他俩把岗哨换下来，同我们作里应外合。联络方法，用手电筒包红布，连照三下。

为了防备万一，智取不下就采取武力解决，县大队的分队长带了一个中队的兵力赶来打增援，同区中队一起，提前埋伏在地里。为了麻痹敌人，我们叫联络员在第二天上午，特地送去一头猪、一罐酒和一罐子煤油。（煤油是准备烧碉堡用的）中午，敌人吃大喝，一个个喝得醉醺醺的。正在值

勤、站岗的两个伪军看到敌人吃肉喝酒，欠的直流口水。起义的两名伪军见他俩欠成那个样子，趁机将他俩的岗哨换了。那两个伪军急着要吃喝，倒求之不得哩！起义的伪军把岗哨换下来以后，马上给我们发了信号。我刚一声令下，个个如虎添翼，呐喊着向碉堡冲去。敌人听到喊杀声慌了手脚，乱作一团，枪放在碉堡里拿不出来，不知如何是好。当他们正要冲进碉堡，夺取制高点时，碉堡的门已被起义的两个伪军给倒闩住了。敌人拼命地向碉堡跑时，我军手举铡刀，将铁丝网砍断，把预先准备好的梯子架上，飞驰般地冲到碉堡跟前，和敌人打起来了！不到半个小时把敌人团团围住，逼得伪军乖乖的举手投降！

这些经历虽然是几十年以前的事了，现在回忆起来还是很有意义的。在新社会成长起来的一代年轻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党的长期培养教育下，继承了老一代的革命传统，成为今天建设社会主义的一支骨干力量；但也有少数人，生在福中不知福。思想

上没有理想、没有抱负，一句话：没有树立为人民服务的世界观。因而对待革命事业，不是兢兢业业，而是抱着“铁饭碗”，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工作上疲疲沓沓，拖拖拉拉，生活上怕艰苦，甚至追求资产阶级的低级趣味……，所有这一切，都是与共产党的宗旨格格不入的，都与当年那种革命精神和作风差之千里！过去，革命的先驱们在同敌人斗争的时候，之所以敢于出生入死，视死如归，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坚强的信念和有一股革命精神。许多年轻人不是惋惜自己出生太晚，没能赶上在风起云涌的战斗岁月里为人民立功吗？今天，我们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进行四个现代化的建设，同样是艰难曲折的。同样需要千百万人为她献身，因而同样需要有一股革命精神，科学态度。同志们，历史赋予我们光荣的使命，时代在向我们召唤，希望每一个有理想、有志气的同志，一定要继承老一辈革命者的光荣传统，为创造祖国美好的明天，而振奋精神，团结战斗！

（上接第62）伤员们、贫道们、山民们，谁不伤心落泪啊！天在哭，人在哭，武当山二十四洞在呜咽！哭我们红军七烈士！

金莲哭泣一阵，忽然抹把泪，“玉莲！去叫伤员们准备转移！说不定敌人明天又会来的！”

玉莲眼泪汪汪，“向哪里转移呀！”

金莲仰望着满天风雨，感叹道：“八百里武当山，不会没有我们存身的地方！”

正在这时，一位道人走了过来，双手合十，举到胸前，“恩姑！贫道这厢有礼了！”

金莲抬头一看，这人挺面熟，一时想不起在哪见过。

那道人笑笑，“恩姑忘了，在黄龙洞，您的药，救了我的命！”

“哦，黄龙洞！”金莲心中一亮，“那里能住多少？”

“我就是来接恩姑去的！算是贫道报恩的一点心意！”那道人眼圈红了，“今个儿，我在赐剑台上都看到了，你们不是神仙，你们是好人，是世上最好的人！”

“谢谢您！”金莲感激地说，“我们开个支部会讨论下，就走！”

风停了，雨住了，一条彩虹象一根七色彩练，横跨武当山上空。一队红军伤员，在金莲带领下，向黄龙洞进发，他们也象一道彩虹，在武当山的峰峦上放着光华！

玉莲瞅着天上、地下两道彩虹，扭头向回心庵走去！

（中篇完）



强攻朱保庄

一九四一年五月，正是麦收季节，侵占我山东沂水县城的日伪军，经常倾巢出动，强拉民夫，抢收黄粮。凶恶的日伪军，对我根据地实行抢光、烧光、杀光的“三光”政策，采取蚕食的办法，不断扩大抢粮范围，企图把我沂蒙山区根据地的军民困死、饿死。于是，一场反扫荡、反抢粮、保麦收的艰苦斗争开始了。

一天清晨，朝霞映红了天空，我八路军山东一支队三团一营的干部、战士，正在做早操，忽然有两匹雪白的大马风驰电掣般地向着部队驻地奔来，急骤的“叭哒，叭哒”的马蹄声，由远及近，响彻原野。马上的人象贴在马背上一样，催马前进。当两匹战马奔到操场时，从马上飞身跳下两个人。大家仔细一看，原来是团部陈参谋长和警卫员。

陈参谋长把手中的缰绳递给警卫员，连头上的汗水也没顾上擦，便大步走到操场中间，大声向值星员说：“命令部队停止早操，立即整队集合。”

值星员迅速将部队整理成营方队。陈参

谋长走到方队中间，满脸含笑，亲切地对大家说：“同志们好，同志们辛苦了。”大家异口同声地回答说：“首长好，首长辛苦了！”

陈参谋长绕方队一周，看了看全营干部、战士，然后满脸怒容、大声地说：“同志们，据侦察报告，沂水县城的日伪军有几百人，强拉一批民夫，出来抢收黄粮，现已进到我东十公里的朱保庄一带。他们声称，要将我山区的麦子抢光，饿死我根据地的军民。

“朱保庄是我们根据地的军民进出沂水县城的大门，如果让日伪军在朱保庄站住了脚，就会给我们在各方面造成更大的困难。

“我们是人民的保卫者，我们能够眼看着人民的劳动果实，白白地让日伪军抢走吗？”陈参谋长的话还没落音，全场爆发出震撼山河的回答声：“不能！”

“要保证根据地的军民有饭吃，不饿肚子，巩固根据地，发展抗日优胜力量，同敌人展开持久战，最后把日寇赶出中国，我们必须把抢粮的敌人打跑、消灭，大家说对不对？”

“对！”又是一阵宏亮的回答声。

陈参谋长用严肃的目光环扫了一周，久经沙场的一营指战员，从参谋长严肃的目光中，立刻意识到，为人民杀敌立功的时刻又到了。果不出大家所料，陈参谋长以和气的口气对大家说：“这次团首长决定，将强攻朱保庄的任务交给你们一营，要迅速完成，你们有没有把握？”

一营全体指战员斩钉截铁地回答道：“坚决完成任务，决不让敌人抢走一粒粮食！”

在团首长的直接指导下，营部迅速制订出强攻朱保庄的作战方案。营长带领部队直奔朱保庄。

上午十点半钟，部队进到朱保庄南边小山岭的后面，准备迎击从朱保庄出来抢粮的敌人。这时，敌人的远射游动炮弹，不断地落在小山岭的前后、左右。

敌人为什么向小山岭打炮呢？因为朱保庄是我根据地军民进出的大门，被我根据地军民打怕了的日伪军，虽然一时占住了朱保庄，心里却惶恐不安。为了给他们壮胆，就毫无目的向小山岭发射炮弹。

战士们隐藏在小山岭后坡的树林里，有的擦枪，有的磨刀，有的整理手雷和手榴弹，有的三三俩俩在一起小声议论着。新战士小丁说：“我这刺刀还是第一次要尝鲜呢。”班长老李说：“我这木瓜手榴弹一开花，就要叫日本鬼子回老家。”

有个小伙子，一见太阳当了顶，急躁地骂道：“这些龟孙王八蛋们真是胆小如鼠，快晌午了还不敢出笼。”

另一个战士俏皮地回答说：“就怪。这个阎王爷太性急，吓得他们不敢来报到。”这个战士的话，把随时准备冲锋杀敌的战士们逗得捂嘴大笑。

就在这时，埋伏在朱保庄前沿的警戒班被敌人发觉了，敌人的轻重机枪疯狂地向警

戒班扫射。

此时，营长当机立断，命令一连迅速抢占二道河堤，从右侧攻击朱保庄的敌人。命令二连从正面强攻。命令全营所有武器，一齐向敌人开火，掩护二连强攻。

霎时，硝烟弥漫，杀声震天。当一连的指战员顺利通过了第一道沙河堤，正要通过第二道沙河堤时，敌人猛烈的炮火压了过来，封锁住沙河堤，给队伍前进造成了极大的困难。战士们趴在沙滩上，乘着炮弹爆炸后的空隙，抱着手中的武器，一个个顺着弹坑向前滚、爬，一直滚、爬到第二道沙河堤。有个新战士，身上两处负伤，血染红了他的衣服，他以顽强的战斗意志，忍着伤痛，硬是滚过了沙河，向敌人投弹射击，掩护战友前进杀敌，最后壮烈牺牲。

担任正面攻击的二连，被敌人猛烈的火力压在一开阔地里。作战机智勇敢的孔连长，见开阔地的左前方，有一片又高又密的高粱地，他立即命令一排猛烈佯攻，掩护二、三排悄悄进入高粱地。

二、三排的战士通过高粱地，插到了敌人的背后，向正在对一排疯狂射击的敌人，投去一排手榴弹，炸得敌人血肉横飞，哇哇乱叫。正当敌人昏头昏脑，弄不清是怎么回事时，一排勇士们，端起上着刺刀的枪，乘着烟雾，冲了上去。班长赵基本，一刺刀捅死了还在端枪射击的鬼子。被打昏了头的敌人，似乎清醒了一点，忙集中兵力，向二、三排压过去。就在这时，早已气红了眼的一排战士和从右侧冲上来的一连指战员，一个个端起上着刺刀的枪，向敌人冲去，一场激烈的肉搏战展开了。指战员们把满腔的怒火，变成复仇的力量，一个个龙腾虎跃，左刺右捅。为非作歹、如同禽兽一般日伪军，一个个倒在血泊之中，结束了他们罪恶的一生。指战员们的身上溅满了血迹，许多同志变成了血人。

新战士汪同明在肉搏中，刺刀捅弯了，身上几处被刺伤。一个鬼子见他的刺刀弯了，又受了伤，举起上有刺刀的枪向他猛地刺来。小汪一闪身，就地一滚，滚到鬼子跟前，双手把鬼子的腿一抱，鬼子便哇的一声摔倒了。小汪就和鬼子在地上滚打起来。小汪终因多处受伤，力不胜敌，被鬼子卡住脖子，死死地按在地上。就在这千钧一发之时，一个战士冲过来，一刀刺死了卡住小汪脖子的敌人。正当那个战士弯腰去扶小汪时，一个伪军端着上着刺刀的枪，从背后向那个战士刺去。已精疲力尽的小汪见到这种情况，浑身鼓起了一股力量，他就地一脚向那个伪军踢去，正踢在那个伪军的腿上，伪军向后一退，被一具鬼子的尸体绊倒在地上。那个战士回过身去，一刀刺死了伪军。这时，全营指战员突破了敌人的前沿阵地，冲进了村子。

村子里浓烟滚滚，火光冲天。枪声、炮

声、手榴弹爆炸声和喊杀声交织在一起，如同霹雳惊天动地。退进村子里的日伪军，东窜西跳，哇哇乱叫。

狡猾的敌人，见我军将士冲进了村庄，便大量施放催泪和窒息性的毒气。全营指战员虽然大部分中毒，但是他们发扬我军勇敢顽强的战斗精神，打着喷嚏，淌着眼泪，忍着头痛，向敌人冲杀，继续战斗。

经过四个小时的激烈战斗，终于把敌人赶出了朱保庄。气焰嚣张、不可一世的日本鬼子，被打得焦头烂额，丢下许多尸体，夹着尾巴仓惶逃进城里。

朱保庄一仗，打得沂水县城的日伪军闻风丧胆，再也不敢轻易出来抢粮了。真是大长了根据地军民的志气，大灭了敌人的威风，有力地保卫了麦收，保护了人民群众的劳动果实。

根据地的人民无不拍手称快，纷纷赞扬人民的子弟兵，军民关系更加亲密无间。

(常怀堂整理)

(后接第83页)

搞去，会弄得兴味索然，丧失信心，再也写不下去，作品不是“全军覆没”，就是半途而废。鲁迅说，写作中“不免有破绽”，但不要“一有破绽，便破灭到不可收拾了。”“与其防破绽，不如忘破绽”。有了破绽怎么办？先不管它，等写完了修改时再来补救。情绪对于写作十分重要。情绪好，怎么写都顺畅，怎么写都满意；情绪不好，怎么写都别扭，甚至连句子也不通顺流畅了。要想写作情绪好，一个不要受外界干扰，二个不要自我抑制。王蒙说写作时要放松，要舒展。

有人把构思、写作、修改归纳成冷——热——冷的三段式，就是说构思时要冷静、细致、周密；写作时要热烈、舒畅、奔放；

修改时要严肃、认真、反复品味推敲。这是很有道理的。

我们是普通人，应该对于世界始终保持一个普通人的感觉，用普通人的七情六欲，来真实地、正常地观察和感受生活；

我们是弄文学的，又要用文学的眼光来观察世界，观察生活，从而获得一种艺术的感受；我们生活在这个向四化进军时代，要站在时代的高度，观察这个时代的除旧布新，万象更新的生活，从而获得能够体现出我们时代精神的感受；

面对可爱的世界，睁开你明亮的、热情的、智睿的、深邃的眼睛吧，让你的眼睛变成显微镜、望远镜、潜望镜和X光透视镜吧！

回忆我的弟弟雷天明

雷盈杰

天明弟弟离开我们整整三十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我至今记忆犹新，他的许多往事我常怀不忘。

天明四岁时，我娘死了，九岁时，爹又去世，姐弟相依为命。天明小，我无论如何要帮助他长大成人。他从小爱读书，见了书常常爱不释手，我便在外面揽些针线活做，挣了钱，买点书，教他读。我一心要让他多学点知识，将来能成为一个对人民有用的人。

天明十二岁时，我在武汉工作的幺叔接他到汉口江汉中学读书，以后又进了省农业专科学校。天明是个有志气有抱负的青年，在学校，他积极参加了抗日救亡运动。

一九三八年春，离别故乡十年的天明回到了家乡——房县。那时，我住在小西关，乍一见面，我几乎认不出他了。当年的孩子气没有了，站在面前的，竟是个中等身材、刚毅英俊的小伙子，以往沉静的性格，也变得开朗、健谈了。他爱思考问题，爱唱歌，唱的大都是《到敌人后方去》、《义勇军进行曲》、《游击队之歌》等抗日歌曲。他白天教书，晚上找进步学生谈心，讲革命道理，常常谈到深夜。谈的大多是“发动群众，投入抗日救亡运动”啦，“团结民众，抗战到底”啦，“跟着中国共产党，争取民族解放”啦等等。他和庞俊（房县地下党的负责人）更是亲密无间。他们积极组织进步青年读革命书，教唱革命歌，成立了歌咏队，在街头和乡镇歌唱，宣传抗日救亡政策，还到乡村去组织供销合作社、生产合作

社，为减轻农民负担而尽心竭力。时间一长，我渐渐明白了，天明是在干大事，是为劳苦人民大众谋利益的事业。后来，我终于得知，他已是党的人了。

国民党反动政府极力阻挠抗日运动，使抗日宣传活动受到严重挫折。为了坚持抗战，我鄂北党特委指示天明和蔡静同志（党的地下工作者），坚持在房县宣传和发动群众，发展党员，开展抗日宣传活动。天明利用业余时间，开办了“成人补习班”，教育青年入学文化，学唱抗日歌；成立宣传队、歌咏队，活跃在街头村镇。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天明在歌咏队发展了余林、陈正西等六名共产党员，后又在军店等地发展了一批党员。这批党员不久就输送到延安去了。

我地下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使反动政府惊慌不安。一九三九年冬，国民党的县政府对房县地下党组织进行了疯狂的破坏，逮捕了蔡静等四个共产党员，并监视了天明的行动，天明随时都有被捕的危险。这时，有人对我说：“劝劝你兄弟，别冒险了，再那样干下去，会被杀头的。”这话被天明知道后，他坚定地对我说：“姐姐，不要怕！要拯救劳苦大众，就必须跟着共产党，消灭国民党反动派，不怕牺牲，坚持斗争，革命一定会胜利的！”

天明走的是正道，听了他的话，我心里踏实、高兴，尽力支持他的工作。同志们来到我家，我就为大家烧茶水，做饭；天冷了，为大家生火；他们商量事时，我就坐在

门口，装作做针线，注意着屋外的动静，发现有意外情况，就给屋里传去信号，让同志们迅速隐蔽。

天明勤奋好学，学习起来，总是不知疲倦，有时夜深了，他仍伏在煤油灯下学《论持久战》、《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实践论》等书。他眼睛熬红了，身体消瘦了，仍坚持不懈地看书、做笔记、写材料。我劝他注意休息，他说：“不懂革命的理论，就不能很好地指导革命的实践；要打倒反动派，建立人民政权，不学习怎么行呢！”

天明艰苦朴素、关心同志、乐于助人。有的同志家里缺吃的，他主动捐钱援助；有的没穿的，他主动把自己的鞋袜、衣物送给别人。一九三九年冬的一天，我发觉天明身上穿的一件黑哔叽呢袄子不见了，只穿着件旧夹衣。经过询问，才知道，他将袄子送给一个九道梁的青年学生穿了。天寒地冻的，不穿棉袄咋行？我熬了几个夜晚，给他重做了件老布袄子。天明接过新袄时，眼眶红了，激动地说：“姐姐，爱抚我的是您，哺育我的是党，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我把一切都豁出去了，决不辜负您的一片心哪！”

一次，雷维新同志（地下党员）患了痢疾，天明将他接到我家住下。我和天明抽空给他熬药，做饭，精心护理。半个月来，雷同志白天写材料，晚上和天明在内屋商量工作，我便在外间替他们放哨，常常通宵不眠。能为同志们做些事，我再累心也甜哪！

一九四〇年农历正月，根据鄂北特委的指示，天明带领余林等几位党员，离开了房县，到鄂豫边区去开展武装斗争。一九四六年秋，天明带领新四军江汉独立旅三团（天明任团付政委兼房县县长）又回到房县，在西南山区，和国民党六十六师及伪县长项丽源的地方反动武装进行周旋，开展游击战，以少胜多，消灭了大批敌人。

天明这次回来，我没在家，没见到他。邻居刘大娘将天明留给我的三元钱（那时叫三万块）和一根拐杖交给我，说：“雷天明回来过了，她对我说，‘请你转告我姐姐，部队战斗任务很紧，我不能在家耽搁，以后见了这根拐棍，就如同见到我。’”想不到，天明此去，竟是和我们最后的离别了。

一九四七年元月下旬，部队在一次急行军途中，天明右腿长疮，不能行走。他不愿拖累部队，在离兴山边界不远的地方，他毅然留了下来，不幸被叛徒告密，在榛子树岭被敌人逮捕。在狱中，天明英勇不屈，面对敌人的法庭，他大义凛然，义正辞严地痛斥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共伎俩，同敌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三日，天明被敌人暗害于榔口土地垭子附近的山坡上，年仅三十一岁。

天明弟弟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流尽了自己最后一滴血，实现了他“为了劳苦大众的解放而奋斗终生”的诺言。他为革命英勇献身的崇高精神鼓舞了我，在解放战争时期，我昼夜忙碌，千针万线，赶做了三十多双军鞋，送给亲人解放军。今天，在亿万人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途中，回顾天明的战斗历程，怀念革命先烈的业绩，将进一步激励人们战胜前进中的困难，把社会主义祖国建设得更加繁荣富强。

注：雷天明同志原名盈鑑，湖北省房县高观公社莲花大队人。生于一九一六年四月，一九三八年六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历任新四军第五师政治部秘书、团政治部主任、军分区政治部联络部长、军分区政治部付主任、地委书记、县委统战部长、纵队政治部联络部长、工委书记、县委书记、专员兼县长等职。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三日，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于房县榔口。

（松泉记录整理）

搶木匠

木匠

时间：现代。深秋。

地点：鄂西北山区。

人物：

孙木匠——四十八岁，木匠。（匠）

孙大娘——四十多岁，木匠老伴。

（娘）

万 春——二十七岁，社员。（万）

王 宝——二十七岁，社员。（王）

喜 叔——四十多岁，大队干部。

（喜）

场景：朴素、干净的农家小院。台右有一棵挂满红薯藤的大树。台左放有桌椅，桌上有茶壶、茶杯等。

天幕：夕阳西下，晚霞似火。

〔在轻快的音乐声中幕启，孙大娘正忙着杀鸡。〕

娘，（唱） 新政策带来了新气象，
咱庄稼人，日子越过越火旺。
发家致富五业兴，
欢欢喜喜忙、忙、忙——
东家忙备料，准备盖新房，
西屋忙结婚，打衣柜高低床。
打家俱，盖新房，
你争我夺抢木匠，
俏得那木匠尾巴上了天，
还有人开“后门”，
找我这木匠老伴，孩子娘。

（白） 哈……！提起这个开“后门”的呀，也不是外人，是我那娘屋侄姑娘，准备马上办喜事，要请我家老爷子去打

嫁妆，要我给活动活动。其实呀，这还用活动？我堂堂的木匠老伴，只要张嘴一句话，他老爷子就是再忙也得去！这个“后门”呀，我算开定啦！

（接唱）昨日里发命令调兵遣将，

老爷子今天回家我杀鸡把酒烫！

（白） 哟！这时间不早，我得赶快收拾熬鸡汤喽！

〔孙大娘下。〕

匠：（内唱） 夕阳西下秋风爽——

〔孙木匠头戴便帽，腰围大围腰，肩挑木匠担儿，喜气洋洋地上。〕

（接唱） 夕阳西下秋风爽，
大路上走来我——
这哈哈笑的，倍儿倍儿俏的、
手艺“傲”的，
到处要的老木匠。

责任制催动了五业兴旺，
俺木匠俏倍儿倍儿忙上加忙。
这刨子飞，锯子唱，
我掌线下料造屋梁。
盖新房忙完了赵、钱、孙、李，
打家俱又来了周、吴、郑、王。
新政策富裕路越走越宽广，
俺木匠越忙心里越舒畅！

（白） 嘿嘿，是俗话说的好：“人不可貌象，海水不可斗量”，你别看我样子不咋样，这方圆几十里，我可是大名鼎鼎！这两年啦，可把我忙的够呛！可也

怪，人家说人老先从腿上老，可我呀，
越忙腿上越有劲！这不，二十里路一袋
烟，这不知不觉就到家了！（欲进屋）
哎？我这身打扮不咋样，这样进去，怕
要挨“头子”哟！还得收拾收拾！
〔放下担子，解开围腰打灰，边打边
念：

要想干净不为难，
拍拍打打收拾完，
我这不是怕老婆，
是见了老婆有点“寒”！
哈……！

〔进院，看屋内。

（白）哎？这几个月不见，不知老婆
子还厉害不厉害？嗯，待我试试！

（对内学老生腔调）夫人！夫人
啦——！

〔孙大娘急上。

娘：哟！老爷子，你回来啦？

匠：回来了，回来了！敢问夫人，别来无
恙，贵体可安？

娘：嗬！你这是咋啦？

匠：哪！夫人无理！老生问安，你当还礼才
是，为何如此发问？

娘：什么？我发瘟啦？我怕你是发烧哟！
来！我给你扎一扎！（从头上拔针欲刺）

匠：（躲避）哎，哎——！老婆子，我回来
啦！

娘：我还当你不怕呢！

〔二人大笑。

匠：老婆子，这几个月，家里好吧？

娘：咋不好？大肥猪一天能长一斤半，老母
鸡天天都在下鸡蛋，好！

匠：你啦？

娘：我？我又能睡觉又能吃饭，屋里屋外把
活干，更好！

匠：不错！辛苦辛苦，理当慰劳！老婆子，
这次回来，我可给你买了个好玩意儿！

娘：给我买玩意儿？

匠：这玩意儿呀，咱庄稼人可是八辈子都没
有享受过，今天要你开开洋荤！……

娘：啥东西呀？

匠：你看！（从木匠担儿内取出一台电视
机。）

娘：哟！这是个啥家伙呀？

匠：没见过吧？这叫电视机？

娘：啧啧啧，噢——！这就是电视机呀？能
听戏吧？

匠：嘿？又能听又能看！你只要把这儿一
扭，戏就出来了！

娘：那好！我就是爱看个《刘三姐》呀，
《天仙配》的。老爷子，你让它现在就
演演咋样儿？

匠：现在？那可不行，还得从天上拉根线
线。

娘：从天上？

匠：屋顶上也行，反正要安一个（手势）这
样的——这样的，嗨！这里头道道多，
我也弄不清楚，待会儿我去找人给你安
一个。

娘：哟！那就不忙，明天再说吧！

匠：明天？明天一早我就要走了。

娘：走？上哪去？

匠：到张家湾给人家盖房！

娘：啊？这可不行！老爷子，你明天说啥也
得给我帮忙！

匠：给你帮忙？

娘：我娘屋的侄姑娘马上就要结婚，你得去
帮忙打嫁妆！

匠：啊！人家的新房还等着我盖呢！

娘：你做完嫁妆再去盖房啊！

匠：我说你呀，站着说话不腰痛！人家那墙
都砌好了，料也备齐了，只等我掌线上
梁！

娘：俺亲戚把木料解好了，万事俱备了，就
等你划线下料！

匠：人家是特殊情况，就等着新房结婚！
娘：我这儿是情况特殊，就等着嫁妆出嫁！
匠：这……，不瞒你说，老婆子，这盖房的可是个“主任”！

娘：主任？主任咋啦？领导更应该照顾百姓！
匠：你扯到哪去啦？人家是光委会的“主任”！

娘：你莫来这套！只听说村委会、队委会，哪还有个啥光委会？

匠：“光委会”，就是“光棍委员会”！

娘：哟！这是个啥组织呀！
匠：啥组织？都是些说不到媳妇的光棍哟！

（唱）“光委会”净光棍都是些好小伙，

可就是因为穷个个没老婆。

如今这金凤凰飞进了光棍堂，这主任要结婚可房子窄又破；

眼看他过了三十二，

你说说这新房能不能再耽搁？

娘：哟！听你这么一说，这新房到是非盖不可！

匠：是啊、是啊！这不就对啦！

娘：莫慌！我还有下半句：这新房当盖，那嫁妆啊，更该打！

匠：啊？

娘：老爷子，你不看僧面要看佛面！如今木匠这么俏，要是我木匠娘子的亲戚出嫁，连个做嫁妆的都找不到，我脸上无光！告诉你，你明天是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我作主，已经答应人家啦！

匠：你答应人家啦？

娘：答应了！

匠：那好，你答应了哇，你去！

娘：啊？我去？你只怕是又在发烧哟！

匠：哎——？莫发火，这有话好说，有话好说呀？

（唱）老婆子莫发火听我细讲，这件事咱还得慢慢打商量。

（唱）这新房若不盖就要误大事，没房子光棍汉咋能当新郎？
娘：新社会讲平等男女都一样，总不能照顾新郎就该忘新娘！
俗话说近水楼台先得月，俺亲戚办喜事你应该去帮忙！
匠：没听说不打嫁妆不发结婚证！
娘：没见过不盖新房新娘不拜堂！
匠：盖新房是因为没有房子住。
娘：这嫁妆若不打拿什么嫁姑娘？
匠：这件事该我孙木匠来作主，我没有闲功夫和你论短长，
娘：你管木匠担儿我管你，俺可是堂堂的木匠老伴孩子娘！

（白）老爷子，你干脆直说，这嫁妆你到底打是不打？

匠：看看，我啥时候说不打啦？

娘：俺娘家你到底去是不去？

匠：我也没说我不去呀？

娘：这嫁妆你打？

匠：打！

娘：俺娘家你去？

匠：去！

娘：啥时候去？

匠：明年！

娘：明年？！等你明年去打鬼呀？好！你明天既然不去，我要你哪也去不成！

〔孙大娘抢过木匠担儿，怒气冲冲地下。〕

匠：哎哎——！老婆子！有话好说呀！

〔孙木匠从桌上抱起电视机追下。〕

〔万春、王宝自台左右同上。〕

万：（念）心急火燎走的忙，

王：来为亲戚请木匠！

〔二人相遇。〕

万：哎——？你呀！你来干啥？